金色回忆

守望七浦那泓水

□宋祖荫

一泓七浦水，滔滔奔涌，向着长江口奔去。

今年元旦第一天，老俞就忙碌开了，为学生们讲解沙溪古镇的古往今来，讲解七浦的那泓水。老俞说，承接的这个苏州市旅游创新研究会2022年寒假“我和我家乡”研学实验项目，今年要连续开展5次，有近百名师生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的打卡点，在太仓有两个，还有一个是郑和公园。能为游客们传播七浦文化，他感到非常幸运。

老俞，大名俞文元，今年70周岁。他面相和蔼，为人和善。开了一个洞天茶庄，来的都是客。由他打理的茶庄亦是七浦文化展示馆。用民间微薄力量参与传承与保护，俞文元尽心尽责，使命担当。这个展示馆，被民政部门授予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AAA。

沙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七浦与沙溪，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相互依存，相互辉映。

七浦塘，古为太湖下游东北部“三十六浦”，乃太湖流域阳澄淀泖区五大通江河道之一，具有防洪排涝、水资源、水环境、航运等综合功能。由于七浦塘水利工程需要，太仓段以下河道疏浚拓宽改道，因此七浦塘沙溪段便有了新老七浦之别。七浦塘拓浚整治后，水系勾连，水脉相通。自启动老镇区河道提档改造工程后，老七浦水质也大大改善，成为贯穿古镇东西的清水通道。与此同时，沿河两岸人家修旧如旧，面貌焕然一新。

七浦塘，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河道，更有丰富的人文含义。如今沙溪镇域的格局，还是宋代苏州知府范公仲淹督浚七浦的依稀留存，因此古有“七浦畅，则阳澄水位降”之说。七浦塘自宋至清大浚不下46次。新中国成立后，七浦塘经历了数次拓浚建闸，大大提升了引排能力。昔日的七浦水，没有水闸阻拦可直接通江达海，因此沙溪沿河人家亦闻潮水起落，临河的吊脚楼便派上了用场，可以坐看潮涨潮落。古往今来，沙溪留下了许多与七浦相关的景点，以及吟咏七浦的诗章。在《中国水利报》、凤凰卫视等举办的寻找“最美家乡河”活动中，七浦塘赫然在列。

临窗见庵桥，仰望别洞天……这是坐落于老七浦畔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沙溪老街上开出的第一家茶庄。每天倚窗凭栏，坐看那泓流淌的七浦水，是老俞人生最为休闲、惬意的时光。

俞文元，1952年生。原本是镇上建管所员工、助理工程师。退休前长期参与古镇保护工作，重点负责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如参与了陆京士故居门楼、小木桥、街居门檐修复设计。令其津津乐道的是，老七浦上那座亭子式小木桥的设计，他多次征求意见，复原原址、巧妙设计结构、灵活运用材料，确保古桥与古镇风格相协调。

七浦水，家乡水，是我们的母亲河。随着老俞年龄的增长，他对七浦水的思念愈加深刻。历史上老七浦塘太仓段沿线，横贯直塘、利泰、沙溪、涂松、归庄、岳王、老闸、九曲、浮桥等。不少文学、文史、诗联、书画爱好者对七浦同样满怀深情。于是，老俞和几位同道商量后，共同扯起七浦文化的大旗，让这条源远流长的母亲河永葆青春活力，留下记忆“乡愁”。

“陆羽遗风今安在，洞天茶阁昔友存”。2009年4月，俞文元开出了“洞天茶庄”。这个沿河临水的茶庄，以七浦雅集为主打，由“临水阁”“书画阁”“聚宝阁”“青瓷阁”组成，老少云集，言志歌咏，也吸引不少外地文人墨客前来“兴会”。2014年3月，洞天七浦文化展示馆开馆，这个民间性质的展示馆集七浦文化的研究、整理、展示、活动等于一体，向世人提供七浦文化研究的民间成果。几年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课题团队以此为据点，对沙溪古镇进行中国传统水乡古镇保护相关合作调研，取得了积极进展。后疫情时代下，老俞的茶庄依然“竹雨谈诗，松风箸茗”。去年8月，他的“俞记洞天”还获批国家商标注册证。

2019年5月，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七浦文化”期刊首期样稿完成编排，开设“七浦一脉”“沿岸地情”“工商履痕”“农耕遗迹”“教育史话”“人物春秋”“散文天地”等栏目，以弘扬、传播七浦文化为核心，尽情展示七浦沿岸的风土人情。那天的座谈会上，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老俞更是仔细聆听，将许多好点子收入囊中，整理归纳，期许将来或能派上大用场。

穿越古巷，躬身手绘，实地测量……俞文元把大半辈子的精力用在古镇的修缮保护上，得心应手，信手拈来，成为沙溪古镇保护的“活地图”。退休后，他在七浦文化研究中，更是反复推敲，潜心致志，如镌刻于茶具上的“义兴石桥”“虹桥夕照”“乐荫雅园”“石拱庵桥”“云泉望月”“长寿钟声”“竹庵环翠”“道院荷香”沙溪八景图案，倾注了其莫大的心血。他还创制艺术品“灰塑”，编写《沙溪历史文化编》《沙溪亭桥》等，为集结沙溪古镇文化贡献绵薄之力。

在沙溪街头，无论是原住户，还是新市民，大家相互热络，谈笑风生。与镇上的不少老人一样，老俞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悠闲自在的晚年生活。然而，在他澎湃的内心中，却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那就是他的“七浦文化”梦。如今“七浦塘水利工程——阳澄枢纽”已经完美收官，“七浦水利”梦想成真，但愿“七浦文化”好事多磨，期待圆梦的那天。

窗外，七浦塘水依然汩汩不息。

夕阳诗歌

牵手

□唐开生

闪电撕裂着夜空
第一声春雷在天边隐隐滚动
大地伸了个懒腰
桃花描眉点唇
把园子装扮得粉嫩艳红
你牵着我布满老年斑的手儿
去倾听花开的声音

我们在
花的沉思中 蹒跚而行
淡淡的芬芳里 寻找美好的回忆
时空的穿越 穿越到了
那棵老桃树的下面——
第一次牵手相拥
你两颊蜜桃般泛红
一幅素雅的长卷缓缓展开

喜鹊衔枝在树上筑巢
雨燕在檐下呢喃
锅碗瓢盆的交响乐章里
没有高山流水 只有泉水叮咚
没有惊涛骇浪 只有平静的港湾
一路走来 已是夕阳西下
哦，牵手
无怨无悔 直到暮色褪尽

春满弇山园

□施南宗

春天，迈着轻盈的步伐，悄悄地，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春风万里，正把满枝的花蕾轻轻抚摸，等待着它们绽放；潺潺春雨，滋润着草坪原野，催促着绿茵早早铺满大地；明媚春光，将暖意尽情送入盼春已久的胸怀。

“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幅璀璨绚烂的春景图又将静静地、无声地舒展在我们面前。

在这四季轮换，一元复始的日子里，因疫情而久居家中的人们都盼望着早一点迈出家门，去领略大自然赐予的风光，呼吸清新的空气。

赋闲在家的我，去弇山园散步、兜圈、赏景，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

去年十一月初，弇山园对北面的景点、步道、亭台阁榭重新规划、设计、修缮，此项工程需历时半年时间，待到今年五月一日才重新开放。弇山园南面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开放。游客入园需戴口罩，测体温，出示健康码、身份证等。外来游客少了，基本上是本地老年朋友，绝大部分是一些老面孔。

腊梅树旁、长廊亭内，是大家谈天说地、诗文交流、喝茶品茗的聚散地，笑声、掌声、评论声不时地在耳畔响起。墨妙亭前的石板地上、弇山堂的后面，则是精神抖擞的老年一族舒展筋骨、练练腿脚，相互交流技艺的场所。步道上，三五成群的散客边行走，边笑谈。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拿着手机拍摄，似有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看不完的景色；有对着手机练唱歌的大叔，也有跟着收音机学唱戏曲的大妈。

湖道两岸，腊梅全力绽放，满树金黄，随风散发着一阵又一阵清香，沁人心扉，特感舒畅。

梅花圃内，各色梅花次第盛开，白的如瑞雪，绿的如翠玉，红的似彩霞，特别吸引观景者的眼眸。花朵就像一张张稚童嫩嫩的笑脸，绽放于枝头，真可谓：“庭前风瑟寒光烁，却喜梅花别样娇。”

牡丹园里，枝干上的花蕾粗圆壮实，一天一个样，在园林工人施下肥料后，更是茁壮地生长着，不久定将盛开展艳，尽亮风采。

假山旁的竹林，经人工修剪，更显俊秀挺拔，枝上翠叶晃动，根下新笋冒土，一簇又一簇，别具一格，常常令游客止步欣赏，啧啧赞美。

湖畔的杨柳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抚摸着波光粼粼的清澈水面，形成的波纹持续不断地推向远处的彼岸。如诗所写：“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鸟儿在树干上、枝条上不断地跳跃，叽叽喳喳地叫着，召唤着躲藏在参天大树和经冬不衰的冬青、松柏中的伙伴齐鸣共舞，在新春里共筑新窝。

那生长在岸边缝隙乱石堆中欲露头脸的无名草和蓄势待发的迎春花、蔷薇花……无不透露着春天已来临的讯息。

长廊内的宫灯宛如一条数十米长的蛟龙，前后左右地晃动出一派吉祥如意；亭台的翘檐下，高高悬挂、贴着金色“福”字的大红灯笼迎风摇摆，耀眼亮眸。

满园春色关不住，草木苏醒迎春来。园内生机勃勃，气象万千，情趣浓浓。弇山园真是老年朋友们锻炼身体、提振精神，相互交流、愉悦舒心的好去处。

我们期待着更舒适、更美丽的弇山园在今年修缮完工后，再次成为展现“幸福金太仓、现代田园城”魅力的一个闪光点。

祈愿天地祥和佑康宁，山河锦绣保平安。

祈愿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千秋万代好梦连连；祝福祖国龙腾虎跃，再展雄风，昂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峰巅！

防疫战“疫”往事

□陆钟其

我最早对防疫战“疫”有印象，还是在解放初期。那时百废待兴，而疫病——血吸虫病肆虐，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据《太仓县志·疫病流行》记载，太仓南郊的独涟村牛头泾，民国时曾有60户人家、227人。由于血吸虫病的肆虐，新中国成立后，只剩下38户、94人。这些剩下的人有一部分是血吸虫病患者，其中23人腹大如鼓，卧床不起。面对如此“疫病恶魔”，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送走血吸虫病这个“恶魔”。当年，太仓最早建立的防疫站名称叫“苏南太仓血吸虫病防治站”，简称“血防站”，也叫“防疫站”，县长兼任站长，负责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当时，我们小学生任务一是消灭钉螺蛳：大家在小河边捡、挖钉螺蛳后上交学校；任务二是一个不漏化验大便：学校发油纸和一小张有姓名的白纸，将大便包好后附上小白纸带到学校，学校再把钉螺蛳和粪便交到血防站。而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则是在决战决胜“疫病”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血吸虫病这个“疫病恶魔”也就有了专业名称——“瘟神”。那时还有电影问世，我印象最深的是《枯木逢春》，由著名导演郑君里执导，尤嘉、上官云珠等著名演员担纲主演。影片当年在太仓放映时，剧院里是嘘唏抽泣声一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经过数年战“疫”，我们太仓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并且几十年来，吸血虫病一直没有复发，以至于现在有的年轻人只知有可食用的螺蛳，而不知“钉螺蛳”为何物。

其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太仓为防疫，积极开展“除四害”运动。当时，“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记得当时捕杀老鼠主要用老鼠夹，有时夹得老鼠血淋淋的，我们小孩怕看，要交的老鼠尾巴是让大人给弄下来的。灭苍蝇主要用苍蝇拍，对付蚊子当时用面盆，里面涂一层肥皂水，夜里在蚊子飞舞时迎上去，肥皂水可以粘住蚊子的翅膀，让它飞不起来。那年头拍了苍蝇、捉了蚊子学校里还要统计数字。对于麻雀，我们那时用弹弓打。冬天，我们在空地上支起捉麻雀的机关：用长方形的砖围成井字形空间，在空间上面支起一块砖，支点下方支起一根悬空的细枝，井字形空间里撒一些米粒。冬天麻雀觅食困难，在饿极的情况下会冒险到我们设计的机关中觅食，只要一触碰悬空的细枝，上面的砖块就会压下来，正好把井字形空间覆盖，小麻雀就被困在了里面。记得那时，新华街上的熟食店里有油酱麻雀卖，5分钱一只。特别是深秋初冬时节的麻雀十分肥硕鲜美，只是买好后，售货员会提一句：“当心点，雀里可能有枪砂。”因为有的麻雀是用鸟枪打的，使用的是铅砂弹。但麻雀其实功大于过，所以后来被“平反”，蟑螂（一说臭虫）代替了它“四害”的位置。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惊全国。于是为防地震，我们不仅住在地震棚内，同时，为了防止灾后疫情蔓延，还大搞清洁卫生。

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的防疫战“疫”场景，则是力战SARS。记得当时我们太仓行动极为迅速，而且卓有成效，还建立了疫情信息和工作动态日报制度，杜绝疫情的缓报、漏报和瞒报。而我们教育系统作为重点防护单位，特别是在小学和幼儿园采取了入校检查个人卫生情况等防范措施，师生一起严防死守。就这样，在整个非典型肺炎防治期间，全市实现“零病例”和“零医护人员感染”，也就是说，在我们太仓这个局部小战场上取得了完胜。

相比当年的抗击SARS，今天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无疑更加严峻和复杂，波及范围之广，采取措施之严，冲在前线的白衣战士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坚信，结果一定是好的，我们一定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顽强地防疫战“疫”，那么，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就在眼前。

夕阳书画

□金志标 画

告读者

《银龄》版面以满足太仓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为宗旨，关注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多彩生活，展示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

本版设“夕阳书画”“金色回忆”“夕阳风采”等多个栏目，欢迎广大老年朋友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410095179@qq.com